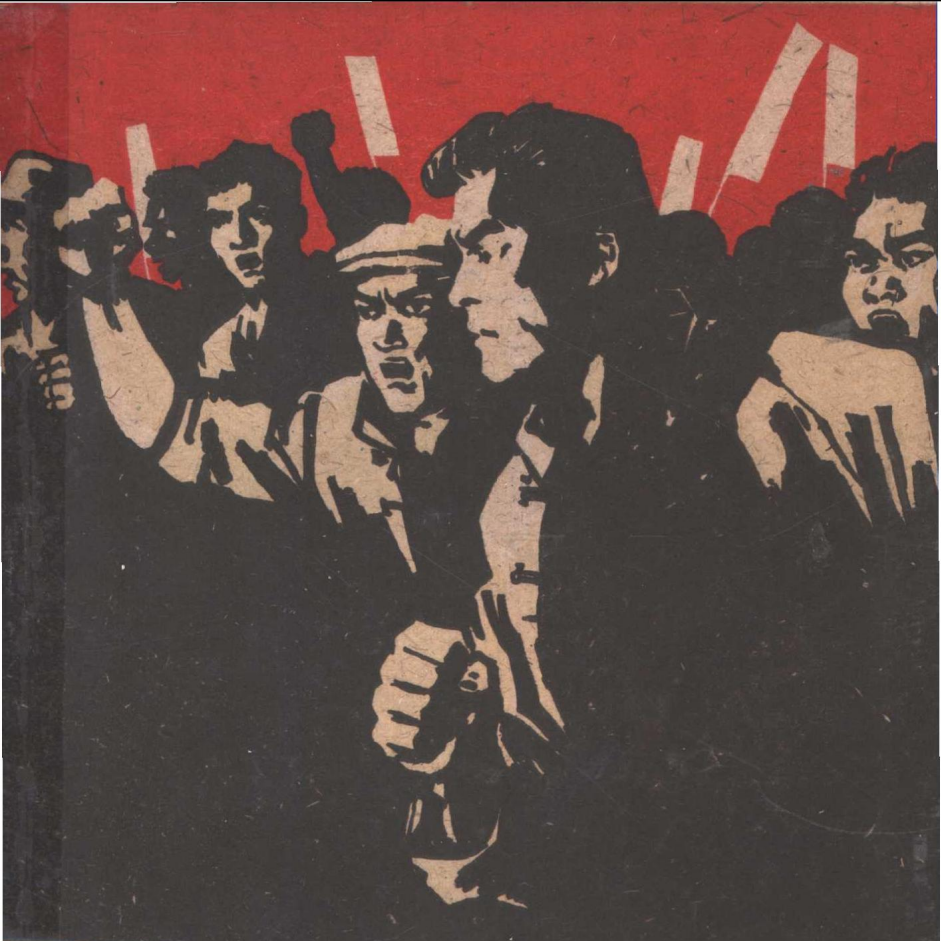




江岸站的战斗

jiang'anzhan de zhandou

江岸站的战斗

李 信 改 写

鄭家声 繪 图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014号

上海国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

书号: 文 1161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2 7/16 字数 46,000

1959年5月第1版 195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—80,200

统一书号: R 10024·2252

定价: (4) 0.15 元

內 容 提 要

這本書是根据話剧“紅色风暴”改写的，講述了京汉铁路“二七”大罢工中，江岸站工人在党的领导下，对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封建軍閥进行坚决斗争的故事。这本书里，着重描写了林祥謙烈士和施洋烈士，为了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，不惜牺牲自己，英勇、顽强地跟敌人斗争到底的崇高革命品质。

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三年之間，正是軍閥吳佩孚和張作霖在爭奪權勢、發動內戰的時候，地點在漢口江岸車站……

一 “小狗子要凍死的呀！”

黃昏。

几列裝載着軍火和士兵的火車，“轟隆轟隆”地從遠處急駛過來；接着，又“轟隆轟隆”地急駛過去。從火車頭止噴吐出來的煤煙，瀰漫着整個江岸車站。車站附近的那些低濕破爛的小木屋，被震動得索索抖動。

那些小木屋的中間，有一個淒涼的院子。院子里，小狗子的媽——鐵路工人江有才的老婆，懷里抱着正在發高燒的小狗子，在一根歪斜的電綫木杆下面，焚燒着紙錢。懷里的小狗子不停地嚎哭着。

1、遠處，火車发出了鬼叫似的汽笛聲。

忽然，江有才喝得醉醺醺地，從那條高低不平的泥路上，踉踉蹌蹌地走過來。他走到院子門口，看見小狗子媽在焚燒紙錢，心里一肚子不好受。三年前，他爹在干活的時候，一下

子摔在鍋爐里，連那副旁骨頭都燒成了灰，一點影子也沒找到，死得那麼慘，可是又有什麼辦法呢？一切大權都抓在人家的手裡啊！

“又在燒紙錢了！人死三年了，燒紙錢又有什麼用啊！”

狗子媽看到他那種踉踉蹌蹌的樣子，知道他又喝醉了酒。想起他每個月掙的工錢，一家三口連稀粥也喝不上；這兩天，小獅子正在發高燒，連抓藥的錢也沒有。她實在沒辦法了，想燒些紙錢，求求那死去的爹在陰冥中保佑他的孫子平安。現在聽到有才又提起死去三年的爹，不禁嗚嗚咽咽地哭了起來。

“小獅子又在發高燒了！”

“哭什麼？老子想辦法！”

有才說完，衝到屋子裡，把屋子僅有的那條破棉絮卷了起來，打算送到典當裡去。這時小獅子媽跟了進來，一把揪住有才，死命不放。

“你瘋了！晚上不要蓋了？！”

“放手！要不我就揍你！”

“你打死我吧！打死我吧！”小獅子媽發瘋似的叫喊起來：
“小獅子在發高燒，晚上要凍死的呀！”

“去你的！”

江有才猛的一揮手，把小獅子媽摔倒在地上。他挾起那條破棉絮，飛奔出去。小獅子媽掙扎著爬了起來，緊追出去，剛跑到門口，突然感到一陣腿軟，跌倒在門口。她掙扎著喊：

“晚上小獅子要凍死的呀！小獅子要凍死的呀！”

二 一 块 銀 元

忽然，隔壁一間小木屋的門，“哐呀”一声打了开来。陈桂貞——铁路工人林祥謙的老婆从里面走了出来。

她站在門口，望望瘫痪在地上的小狗子媽，望望她怀中的小狗子，不禁流下泪来。她本想上去安慰她几句，但想起江有才是湖北人，帮派观念很重，对他们福建人就象前世冤家似的，合不到一起去。她想到这里，犹疑了一阵，从身边摸出自己仅有的一块銀元，看了看小狗子媽，默默地把它放在地上，悶声不响地又回到屋子里去。

小狗子媽坐在地上哭了一阵，好不容易忍住悲痛。她正想爬起来回屋，猛一抬头，看见身边不远的地方，有一块亮晶晶的銀元，便本能地把它拾在手里。突然，她象想起了什么似的，又把它放下了。她知道这块銀元可能是陈桂貞放在那里的，如果丈夫知道自己拿了福建人的錢，他什么事情都会干出来的。但她一低头，一眼看见正在发高烧的小狗子，不禁又放声大哭起来。

陈桂貞在屋里听到哭声，又走了出来。

“狗子媽，别难过了！錢是我的，你收下吧！快去把棉絮贖出来，多下来的錢，替小狗子抓药。”

小狗子媽不做声，只是低着头在哭泣。

陈桂貞知道她的难处，又说：

“有才对祥谦有疙瘩，你别告诉他这钱是我的就行了！”

小狗子妈望望怀里的孩子，眼睛里露出感激的光芒，颤抖着手从地上拾起那块银元。

“谢谢你，林大嫂！”

“别客气，穷人应该帮穷人嘛！”

正当这时，江有才又远远地从那条高低不平的泥路上跟踉跄跄地走了过来。陈桂贞慌忙退到自己的屋子里去。

江有才手里提着半瓶酒，一边喝，一边走，嘴里嘤嘤叨叨地，不知在说些什么。

小狗子妈慌忙把那块银元藏了，迎了上去。

“棉絮呢？”

“当了！”

“当多少钱？”

“三角！”

“钱呢？”

江有才指指手里的酒瓶。

“把当票给我！”

“卖了！卖一角钱！”

“你这个没出息的冤家！”小狗子妈再也忍不住了，“小狗子发烧发得这样厉害，你怕他还死得不快呀！”

“死吧，死了免得受罪！”

江有才嘴对着瓶口喝了一口酒，发出一阵惨笑。

“你这个没出息的……”

忽然，“当啷”一声响，一块銀元从小狗子媽的破衣袋里滚落在地上。江有才一見，頓時酒醒了一半，慌忙丢了酒瓶，从地上把那块銀元搶到自己的手里。

“一块大洋！哪来的？”

小狗子媽知道他的脾气，生怕累及陈桂貞受气，一时答不上话来。

“問你，哪来的？”

小狗子媽仍是不回答。

“說！偷来的？拾来的？卖身来的？”

江有才說完，一把抓住小狗子媽的头发，举起他那粗大的拳头，沒头沒脑地朝她打去。小狗子媽含着眼泪忍耐着，躲讓着，怀里的孩子发出惊慌的嚎哭……

三 “明天，厂里要开除我了！”

忽然，隔壁那間小木屋的門一开，陈桂貞从里面冲了出来。

“別打她！錢是我借給她的！”

“啊！原来是这样！”

江有才冷冷地一笑，随手把那块銀元丢在陈桂貞的身旁，說：

“我江有才穷是穷，可用不着你們福建人的錢，拿去吧！”

陈桂貞听見他这么一句話，气得臉色唰地发了白。

“你这不害臊的婆娘，在丢我們湖北人的臉！”

江有才說着，就卷起衣袖，又要去打躲在角落里哭泣的小狗子媽。陈桂貞猛地朝他面前一站。

“你不能打她！”

“去你的！”

江有才把陈桂貞往旁边一推，正要上去打小狗子媽，小狗子媽早趁着桂貞阻拦的时候，溜到院子外面去了。江有才讓过了陈桂貞，追了出去。

这时，林祥謙的父亲放工回来看見了，連忙上去喝住江有才：

“什么事？”

有才看見林祥謙的父亲，猛地怔住了。

小狗子媽哭哭啼啼地說：

“林大爷，这日子叫我怎么过呀！”

林祥謙的父亲狠狠地瞅了有才一眼。

“有才，你劣昏了还是怎么的？你有种跟財主老爷算帳去，躲在家里打婆子，你可真有出息……”

“我的事，用不着你們福建人管！”

“唔，福建人，湖北人！”林祥謙的父亲笑了笑，說：“你这人哪，是根本头还是块石头呀？我不是早跟你說过，咱們全都是工人，分什么湖北人，福建人……”

小狗子媽含着眼泪，在一边点了点头。

“告訴你！”林祥謙的父亲說：“昨天，桂貞把家里箱底都掏

空了，才当了这一块钱，打算明天买粮食的，你听明白了吗？”

江有才一听这话，刚才那股蛮横的态度忽然消失了。他望望陈桂贞，又望望小狗子妈和她怀里的孩子，感到又难过、又惭愧，头渐渐地低了下去。

林祥谦的父亲从地上拾起那块银元，塞在江有才的手里，说：

“拿着！”

江有才默默地接过那块银元。

“桂贞，咱们回屋去，让他好好想想吧！”

江有才手里拿着那块亮晶晶的银元，望着林祥谦的父亲和陈桂贞的背影，呆呆地站在那里。突然，他用手掩住脸，“哇”的一声痛哭起来。

小狗子妈抱着小狗子，慢慢地挨到他的身边，柔和地说：

“狗子爷，往后别喝酒了！”

“你懂什么？明天，厂里要开除我了！”

“啊！那不是死路一条了吗？”

小狗子妈猛地惊叫了起来。

四 给孙大爷送米

晚上。

在一间昏暗潮湿的破木屋里，林祥谦的父亲坐在床头上，回味着江有才刚才讲的一番话，心里感到有些沉重起来。林祥

諫不分白天黑夜地在外邊奔走，合計着想把工人們拉在一起，可是江有才他們都是死腦筋，好象福建人跟他們湖北人有殺父之仇似的，合不到一決去。

“難啊！困難啊！”

陳桂貞在忙着做晚飯，沒有做聲。

忽然，門“嘩呀”一聲被推開了，林祥謙從外面走了進來。他身材不高，兩只眼睛雖然因為几夜沒有睡覺，凹陷下去，但還是炯炯有神。他一進門，就嚷道：

“家里還有米不？”

“昨天不全掏空了嗎？”

林祥謙見說，知道家里又斷糧了。這種事情在他家來講，已經司空見慣了，一點也沒放在心上。但他想起孫大爺和孫大娘那對孤苦伶仃的老夫妻，心里很不安。孫大娘這兩天病得很厲害，靠孫大爺的一點工錢，老夫妻倆連喝口稀粥都不夠，哪里有錢來請醫抓藥呢？他想着想着，忽然脫下身上的一件白色單上衣，遞給了桂貞，說：

“拿去！”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送當舖存一下，搞它几毛錢，买点米，給孫大爺送去！”

陳桂貞猶豫了一下，說：

“明天，我們自己一粒米也沒有了！”

林祥謙笑了笑說：

“我們是明天沒有，人家現在沒有。我們能見死不救嗎？”



快去！”

陈桂贞知道他的脾气，宁愿自己饿肚子，也要去帮助那些穷苦的工人兄弟。再看看他身上，除了这件白色的单上衣外，只剩下那件破破烂烂的夏布背心，光着两条手臂，怎么走得出去。再说，明天还得上工啊！她想了一想，就把那件白色单上衣披在祥谦身上，然后把自己的上衣脱下来，露出里面一件缝补得密密层层的短衫，随手拿起一只空米袋，就朝门外跑去。

“桂贞，你……”

“我又不上工，待在家里怕什么？”

桂贞说完，飞也似地跑了。林祥谦望望她那瘦弱的背影，心里又难过，又感激。

“唉！这日子也亏了她啊！”

林祥谦的父亲坐在床沿上，点点头。

“没有她在家里张罗，我们爷俩的日子，真不知道怎么过呢！”

林祥谦点点头，意味深长地说：

“有朝一日我们工人翻了身，就不受这个洋罪了！”

五 一張黑名單

屋子里渐渐地黑起来了，林祥谦的父亲点亮了油灯。螢火似的灯光照着这间狭小的木屋，显得空荡荡的。

这时，門一开，施洋走了进来。

“啊！施洋先生来了！”

林祥謙的父亲忙从床沿上站起来，亲热地招呼着。

施洋是汉口一带有名的律师，工人们都知道他。他欢喜帮助那些穷苦的人去伸诉冤屈，要是谁受了老板的欺侮去找他，他会不顾一切地去帮助他，直到胜利为止。所以大家都很尊敬他。林祥謙见他走了进来，便问道：

“項德龙没有来？”

“他临时有事到汉阳兵工厂去了。”

林祥謙点点头，就叫他父亲到門口去坐一会，留神有什么人来，先招呼一声。林祥謙的父亲知道他们又要商量成立工会的事情，答应了一声，就走了出去。

林祥謙的父亲走后，施洋在靠着桌子旁边的一张凳子上坐了下来，问道：

“今天情况怎么样？”

林祥謙没有做声，只默默地从身上掏出一张满是皱纹的小纸头，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许多工人的名字。这是他晌午从厂里搞来的一张黑名单，据说厂里明天要开除他们。

施洋接过那张小纸头，放在桌子上，用手把它抚抚平，靠着那盏昏暗不明的灯，仔细地看了又看。忽然，脸上露出一种惊讶的神情，对林祥謙说：

“上面怎么没有你的名字？”

“他们还没有摸到我的底！”

施洋满意地笑了笑，又把那张黑名单翻来复去地看了好

几遍。

“有些工人們給吓唬住了，不敢大胆参加工会。”林祥謙說，“听說，警务处还要派軍警来鎮压工会！”

施洋眉头繃了起来。他慢慢站起来，踱到窗口，两眼紧紧地望着那夜色茫茫的江岸車站。四周靜悄悄的，一点声音也沒有；显得很沉寂。只有那远远的鉄軌上，不时傳來“轟隆轟隆”的声响，駛过几輛滿載軍火和士兵的列車。这时，他象想起了什么似的，对林祥謙說：

“目前，軍閥們正在爭权夺勢，打內战。吳佩孚还要利用鉄路工人，帮他运兵、运軍火。他那‘劳工神圣’的幌子，一时还拿不下来，不会派兵来鎮压，可能会派工賊来摸底。你最好不要輕易露面……”

林祥謙点点头。

正在这时，附近的鉄路上突然响起了一陣求救的汽笛声，冲破了沉寂的黑夜，阴森森地显得有点怕人。

林祥謙的父亲猛地推門走进来，惊叫着：

“鉄路上又出事了！”

門外吹送过来一陣阴飆飆的寒风，吹得那盞昏暗不明的灯火，不住地搖晃着。

六 “傳习所”

傍晚，在車站附近的一家小酒店里。

江有才喝得醉熏熏的，睁大着两眼，望着远处一家工厂的烟囱发楞。昨天，那个法国资本家的走狗胡大头，阴沉沉地告訴他，說厂里要开除一批人，其中也有他的份。

“他媽的！”他憤怒地罵了一聲，端起酒杯，“咕碌碌”地一口喝下酒去，頭感到有些發暈。他想起跟他挨餓受凍的小狗子媽、發着高燒的小狗子，和他干了半輩子活的工廠，……忽然，他把頭埋在桌子上，放聲大哭。

這時，他的同鄉黃得發走了進來，一眼看見他，知道出了事，走上來搖搖他的肩胛：

“有才，你怎么啦？”

江有才抬起頭來，望望這個和自己一起揀煤渣長大的朋友，一言不發，又埋頭放聲大哭起來。

“告訴我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”

“過兩天，我……我……怕上不了班了！”

“這麼說，胡大头找過你了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那小子也找過我了！”

“怎麼，他們也要開除你？”

黃得發點點頭。

提起胡大头，黃得發心裡也在苦惱。這兩天，胡大头逼得那麼緊，對他一会軟，一会硬，要他參加什麼“傳習所”，說參加以後，不單工作有保障，而且可以免費學技術，每月還津貼三塊大洋……，鬼知道他在搞些什麼鬼把戲。

“他要你参加‘傳习所’？”江有才問。

“別說了！讓人們聽見了沒臉！”

黃得發呷了一口酒，又說：

“你別看胡大头是咱們的同鄉，可他只聽財主佬的。咱們湖北人啊，這輩子算完了，上面財主佬，下面福建人，兩頭受擠。”

江有才兩眼只是發楞，忽然，他把拳頭猛地一揮，只听得“當哪”一聲，那酒杯直飛出去，滾落在地上……

“完了，完了！”

說着，發出了一陣慘笑。

七 胡大头的手腕

這時，胡大头穿着一身新夾袄褲，神氣活潑地從外面走了進來。

“掌櫃的，來四兩！”

他一轉身，猛地看見了有才和得發。

“啊！是你們倆，我正要找你們，談談‘傳习所’的事情。”

黃得發瞞了他一眼，說：

“胡大头，咱說個真的，‘傳习所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”

胡大头陰險地笑了笑，裝着很神秘的樣子，低聲說：

“你忘了，廠里要開除一批人！”

江有才憤怒地站了起來，但他看到胡大头那滿臉陰險的